

筆耕下的心花朵朵開

· 朱泰榮 ·

吳東權暢談來臺感觸

在新聞系友會等聚會場合，總能看到頰下一部花白長鬚、容顏紅潤、聲音清亮的吳東權老師穿梭在各桌間敬酒。儘管在座的所有系友，全都是他這位政校新聞系第一期畢業老大哥的學弟妹，他也從不在乎尊卑，小杯高粱一定「一口悶」，先乾為敬，表現在外人讚嘆的豪爽精氣神，讓人完全無法與他已經九十三歲的高齡聯想在一起。

「時間其實對每個人都是很公平的」，樂觀開朗，總是笑臉迎人的吳東權，對於生命的看法十分豁達，近年來所撰寫一系列的銀髮文學，以及《行前準備——銀髮族畢業手冊》中，已詳細陳述他的觀點。「一個人人生下來，上帝便發給每個人一本生命存摺，個人如何開支使用，無人干涉，若有計畫的省吃儉用，時間與生命將源源不絕；但若大筆揮霍，則其人生是可想而知的」。

來臺七十四載 嚐盡甘苦辛酸

從家鄉福建乘船來臺，轉眼已過了七十四年，在吳東權的人生中，這

段歲月宛如一條盤旋曲折的長河，時而波濤詭譎，時而輕吟淺唱，浩浩湯湯流淌過近四分之三個世紀，在他的生命中刻畫出多彩多姿卻又難以抹滅及遺忘的痕跡。

民國十七年出生的吳東權，歷經了八年抗戰的艱苦流離，抗戰勝利後，受父親指示，他與同鄉二表哥，冒著生命危險，搭乘洋行帆船渡臺，於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底來到臺灣。

當時的臺北，在吳東權眼中真是滿目瘡痍，「許多建築物被炸得一塌糊塗，總統府靠寶慶路臺銀這一側，幾乎全都塌了，只剩下殘壁」。幾條有名的大馬路兩側都是土石，只在中央鋪了一條車道的瀝青，路上男女都穿著木屐，滿街咻咻咻聲響。最熱鬧的算是延平北路，但入夜後連路燈都沒有，腳踏車的車籠頭上得插枝大香，藉著微弱香火，避免兩車相撞。

在同鄉介紹下，吳東權在日產處理委員會擔任雇員，負責公文繕寫及校對等工作，辦公室在臺北火車站對面一幢大樓的二樓，宿舍則位於延平

北路圓環旁「高義閣旅社」的二樓。住在此處的吳東權，也親身經歷了當年的二二八事件。

投考政校從軍 寫稿揮灑人生

民國三十七年夏天吳東權考上了省立臺北商職高中夜間部，半工半讀，當時服務的單位，也已更名為「公產管理處」，隸屬於省府財政廳，他也升為委任三級組員。

國民政府播遷來臺後，吳東權於民國四十年六月由臺北商職高中畢業，之後去報考剛創辦的政工幹校，進入業科班新聞組就讀。畢業後，民國四十一年五月一日，分發到駐紮在宜蘭的陸軍十八軍司令部「將士之聲」軍報社，擔任少尉記者，自此展開軍旅生涯。

由於興趣使然，吳東權在臺北商職時便不斷創作投稿，且作品屢獲刊登。軍報社時期，他更是時常向當時的最大報《中央日報》投稿，「我記得一篇作品稿費有四、五十元，當年那可是一筆大數目。軍報社同事每次都攔截我的稿費單，領到錢就到軍部對面小館吃飯喝酒」，年輕時恣意揮灑青春的過往，讓吳東權笑得開心。

大量寫稿投稿的結果，引起了國防部的注意，當時空軍電臺需要人撰寫對中共空軍的心戰喊話稿，吳東權

便被跨軍種的由陸軍調到空軍電臺，在電臺的十二年間，他撰寫的心戰喊話稿，不知凡幾。後來民國五十年及五十一年分別駕機來歸的反共義士邵希彥及劉承司表示，投奔自由，是因為受到空軍電臺廣播的影響，他才明白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

轉戰大螢幕 走過電影輝煌年代

吳東權由此受到空軍總部長官的肯定，將他調到總部擔任心戰官，而他依然筆耕不輟，並獲得第一屆國軍文藝小說金像獎。此時，國防部要求中國電影製片廠廠長梅長齡加強電影製作，但編劇人才不足，梅長齡因此挑了吳東權在內的六個人進入中製廠。吳東權因此成為電影編劇，曾經參與過知名的《揚子江風雲》、《緹縈》等電影的攝製工作。

民國六十年，我國退出聯合國，國際局勢風波詭譎，為團結自強，安定民心，許多膾炙人口、振奮人心的愛國影片紛紛出爐，至今讓人記憶猶新。恭逢其盛的吳東權回憶，中製廠一段時間後，他被調回到播音總隊，擔任上校副總隊長，而梅長齡則由中製廠轉調到中央電影公司，由於受到指示，要多拍幾部鼓舞人心士氣的影片，他便指名要曾經在中製廠合作愉快的吳東權去幫忙。

「這件事在我心中掙扎許久，可說是人生路途中一項重大的抉擇，真是天人交戰哪！」因為當時吳東權已經官拜上校，軍中前途一片大好，邁向少將官階也是指日可待。但中影是民間公司，要到中影必須退役，且民間公司年齡上限為四十五歲，他當時已經四十三歲，多方因素，讓吳東權自己也陷入了長考。

經過梅長齡多次與他誠懇晤談，表示到中影拍片，是鼓舞民心，振奮士氣，與在軍隊中所能發揮的功能是一體兩面，希望他能去幫忙。且為使國防部能夠同意這件人事案，梅長齡還親自帶他去見當時的總政戰部副主任王昇將軍當面溝通。種種的努力與誠意讓吳東權感動，毅然決定退伍，投入中影公司行列。

如眾所週知，當年那些獲獎無數、感動人心、振奮士氣的電影，包括《英烈千秋》、《梅花》、《八百壯士》、《笕橋英烈傳》（註釋）等，全都有吳東權心血與汗水的澆灌。而當梅長齡被調任到中視公司擔任總經理時，再度把他這個合作夥伴，也一起拉去「搞小螢幕」了。

退而不休 筆耕不輟

從中視公司退休後，吳東權也過了二十七年的退休生活，其間寫作、

教書、演講，以及與朋友聚會等，從來沒有真正閒下來過。按他的說法，從三十歲開始下定決心，一年要寫一本書，今年九十三歲，他已經出版了六十三本書，至今還在為部份雜誌期刊寫專欄，且得遍了國內大小文藝獎項，可說是活到老，寫到老。

充分利用時間 豐富個人生命

吳東權特別重視活用時間，他自己列了一張表，解釋說道，「我是在民國三十五年，十八歲時來臺，幹過公務員五年，讀書十二年，軍職二十年，教職二十年，傳播工作二十五年，退休至今三十年，合計為一百一十二年，而我今年九十三歲，不就多賺了十九年時間？」吳東權笑謂，當然很多時候是二、三件工作同時進行，但這也正說明掌握時間的重要性，切不可虛度生命。

退休後，和老朋友、同學聚會格外重要。吳東權九十歲時，找了另外三位和自己同為九十歲的老友，組成了一「九六俱樂部」。每個月每逢尾數為九的日子，便從上午九點開始，在他家聚會打麻將，打到下午六點為止，中午吃飯還要喝酒助興，不重輸贏，只在乎樂趣。這盛況有詞「西江月」為證，「無事少生悶氣，有閒多打小牌，幾個老友一起來，樂得逍遙自

在。先打么九邊張，后打紅中發財，大平湊湊算十臺，槓上開花加彩。」

除了九六俱樂部，吳東權每個月還有數個固定的聚會，包括幹校一期同學的「覺村俱樂部」、同鄉老友友的「莆仙同鄉會」、藝文界朋友的「蘭友俱樂部」、空軍袍澤、中視老同事，以及松山地區芳鄰的聚會等等，看來時間安排真的很緊湊。他語重心長的提醒，「人生到老不能寂寞，老來寂寞很痛苦，必須懂得安排時間，享受生活」。

回首來臺七十多年的時光，吳東權感歎猶如黃粱一夢，倏忽即過，當年百廢待興，破敗不堪的城市光景，經過大家多年的努力，早已為繁華興盛所取代。對於在這塊土地上所付出的努力與獲致的成就，吳東權感到很滿足，他始終認為，只要能夠掌握時間，善加運用，每個人都可以在人生的投資上，賺得盆滿鉢滿。

註釋：民國六十四年，第十二屆金馬獎，《英烈千秋》獲頒「最佳發揚民族精神特別獎」；民國六十五年，第十三屆金馬獎，《梅花》獲最佳劇情片，《八百壯士》獲「最佳發揚民族精神特別獎」；民國六十六年，第十四屆金馬獎，《笕橋英烈傳》獲最佳劇情片。

你不會是一座孤島

·林益彰·

Tiny grass, Your steps are small, But
you possess the earth under your
tread.

泰戈爾《漂鳥集》

繁星點亮

迷霧裡的眼睛

孤單的一生懸命

我們知道，心裡明白

你的呼吸裡，住著慌亂的淚滴

只好把自己，當成歲月下的螞蟻

但你不會是一座孤島

眼睛裡會有陪伴的身影

就讓我們牽著你，彼此的靈魂

一起呼吸眼前的境遇

用堅定的足跡來對抗

快要遺忘的記憶

寒冷逼近

迷惘裡的聲音

快被吞噬的身體

站在這裡，我們不怕

沒有光的夜裡，還有火燙的勇氣

就是要將漣漪，烙下時間的毅力

而你不會是一座孤島

寒冷裡有跳動的火炬

就讓我們陪著你，閃耀的音符

一起歌唱未來的美麗

讓落葉遺花的詩句

不敢隨意來走近

你真的，不會是一座孤島

就不要再哭泣

輕易拋下淚滴

天花板不會是你的追尋

你真的不會是一座孤島

還有很多人，會站在你的眼裡

為你歌唱呼吸，朗讀聲音

你，不再是一座孤島了

不會是歲月的螞蟻或是冰冷的氣息

因為在旅行的島嶼裡

還有未竟的詩句

就讓我們一起來履行

最翠綠的天明